石磨无语，山自定

□白义孟



老屋空置多年，屋檐下一盘老石磨、一方青石碓窝，历经风雨仍咫尺相依。这对默然相对的烟火兄弟，守着老屋，伴于深山，只一瞥，便勾起我心头沉甸甸的陈年记忆。

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重量”，源自一堂初二的物理课。

那天的物理课是有关压力与气压的知识。老师右手掌朝上，做了一个徐徐上升的动作：“山越高，空气越稀薄，压在水面的力道就小。”他突然停下，低头缩脖，鼓亮着眼，神情高度专注，“锅里的水看着开了，温度上不去。”他双手一摊：“咕噜咕噜煮再久都熟不透。”他夸张地一圈圈晃着脑袋，把“咕噜咕噜”连续念叨了好几遍。

同学们都乐了，教室里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他直起身，双手在背后拉扯着，像打了个结：“山高了，连个鸡蛋都煮不熟。”他撇着嘴，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像是一下下踩在我心上。

后面的同学戳了戳我的背：“难怪你这么矮，原来是吃生的呀！”我心底猛地蹿起一股火气，很想站起来大声反驳——我老家柴火旺，不但能煮熟鸡蛋、煮熟肉，连猪骨头都可以炖个稀巴烂。可看见周遭同学异样戏谑的眼神，我渐渐低下头，咬紧牙关，双手在双腿间来回猛搓，继而又死死地捏住膝盖。

接下来，在讲到压力时，老师又拿山下的电打米机对比：“大山里还守着石磨，还在用碓窝。”他比画着推磨的动作，嘴里发出一连串“吱呀吱呀”声响。

这下教室里开了花，前后左右都在演绎滑稽的推磨动作，“吱呀吱呀”声不绝于耳。那时的我，虽有不甘，但还是以家乡仍在用这些老古董，而满脸热辣绯红，感觉自己天生就比别人矮了一截。

贫瘠与落后，成了山外人定义山里人的标签。自那以后，有同学背地里不喊我名字，“山苞谷”成了我的代号。

“山苞谷”这一称谓，就像一把利刃，剥开了我结痂的伤疤。

小学五年级，我从山村小学转入中心校，住校读书。那时的学校食堂，只煮中午一餐，早晚都得自己动手生火做饭。每个周末，我都要跟着读初中的堂兄堂姐，从老家背一捆干木柴到学校。堂兄堂姐能左右肩轮换着背，我只能用左肩。二十多里山路下来，粗布衫吸饱了汗水，紧贴脊背。我们弓腰驼背，穿街而过，往往会看到许多异样的目光。

老家与渠县接壤，说话自带渠县口音。经常有大个子同学乐此不疲，模仿我的口音，学我背柴的样子，逗得女同学笑出眼泪。

周末扫地，轮到我们小组，男同学都跑了，留下我和几个女同学，扫着扫着，女同学也溜了，只剩下我。

“山苞谷，你不扫，谁扫？”那时的我，又矮又瘦，面对拳头，只能默默忍受。

教室是泥巴地面，桌凳密密麻麻，泥土、纸屑满地都是，整整装了两撮箕。周一调整位置，桌脚缝隙之间的垃圾，被掏了出来。

“谁扫的地？”老师瞪着眼。

“山——”有人大声地吼了个“山”字，接着又小声地补出“苞谷”二字，众人都指向我。

“罚扫一周！”老师大手一挥。

“噼里啪啦”像是在放鞭炮，同学们捂着嘴，终于忍着没笑出声。我没找老师说明情况，只是握着扫帚，挥汗如雨。

第二周升旗仪式上，我被副校长点名表扬，说我乐于助人，劳动积极肯干，打扫卫生干净。有了乐于助人的口碑，我们小组的卫生，就成了我的专利。

我把委屈告诉父亲。他听后沉默良久：“不干不说，要干就干好，干活不能偷懒，力气用完了，睡一觉，第二天劲儿又回来了。”父亲的这个比方，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在井里打水：水舀干了，隔半晌，又满了，力气也一样。这样想着，心里似乎松快了些。

自那以后，叫我“山苞谷”的、学我口音背木柴的，渐渐少了，我的伤口渐渐结痂。上了初二，本以为已摆脱标签，却因那堂物理课又被撕开。

我确信初二的我，力气长了不少，面对同学强加给我的“代号”，我与人争过、吵过，甚至干过架，我要好的朋友，也都强烈地反抗过。但是，暗地里仍有人这样称呼我。左思右想，我没法堵住别人的嘴巴，只好低头赶路，默默不语。

后来，我进了更高一级学校，走过更多的路，郁结内心多年的疙瘩散了：石磨磨出细碎米面，靠的正是自己粗笨厚重的体量，那是沉甸甸、实打实的压力；大山世代供养山民，绝没有依仗山下轻巧便捷的机器，靠的是一代代山里人挺直脊梁，一步步、脚踏实地往前走的恒久定力。

那一年，我站在山巅，放眼望去，朗朗青山，清晰可见；群山宽厚，沉稳厚重。山从不张扬，默默无语，一如世代扎根这里的山里人。那一刻，压在我内心多年的石磨，轰然落地。

老家海拔八百余米，盛夏酷暑时节，山野青青，凉风习习。带上儿子重回旧地，去拥抱那份凉爽惬意。山风往复，似亲人般，紧紧相依。

石磨、碓窝，静静立于街沿。推磨的木架，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上下磨盘与底座完整保留。当年石匠一錾一凿，在磨盘表面敲出交错沟槽，纹路深浅有度，两两咬合。人推动磨盘转动，沟槽相互碾轧、挤压，谷粒就在这硬碰硬的摩擦里，化作细细米面，养活了一代代山民。

石磨、碓窝出自石匠之手，碓杵有赖木匠打磨。这些粗笨老物件，静静伫立，它们见证了几代山里人，一步一印、负重求生的过往。

我逐一向儿子讲述这些老物件的过往功用。他静静听着，似懂非懂地眨眨眼。

“电视里舂糍粑好像就是用的这个吧？”儿子指着碓窝。我笑着点头。

“这个石磨我没见过。”

“豆花你吃过吗？”

“石磨豆花！”儿子跳起来，“我的最爱石磨肠粉也是这个做的？”

儿子望向连绵远山，像是有所悟：“这些老古董，老得很有力量！”他转过身，突然对着空中挥了一拳。

前些年，老家修土路、通上电；土路后来铺成碎石路，几年后又硬化成水泥路。“路通山外，灯亮农家。”路宽了，山里人眼明心亮，天地也跟着开阔了。

这两年，政府为山村修起蓄水池，碗口粗的山泉水叮咚不停，汩汩奔流；电线架至家门口，水泥路修到了院坝里。可路通了，人却散了。乡亲们陆续搬离山村、迁居城镇，有人落脚成渝，有人务工北京，有人闯荡深圳……山间烟火日渐冷清。唯有凉水井的水浸润山林，日夜奔流，清甜不改。

石磨、碓窝静静伫立，像两位沉默的老人，守着山，也守着岁月。它们不再转动，不再舂捣，但那份沉甸甸的定力，早已融入我的骨血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我都记着父亲的话，像石磨一样，沉默无语，干就干好。

追光（外一首）

□郎英

芋头叶，独自立着
不盼枝繁叶茂
却没放下那份执拗

不知不觉
叶片一齐转向栏杆
朝着光源
被光捋成生长的弧度

我转动陶钵
它们在暗里慢慢直腰
把影子重新卷进根须
但转动不能停
那些被光抚摸过的茎脉
仍朝着同一个方向

时光潜行
绿叶接住从楼外
斜射进来的光影
变宽，变厚
一屋清澈的碧色
就这样撑开

窗外蝉鸣

蝉鸣如潮
林间漏下的光影
摇摆不定
潮水一浪接一浪
涌向心头
欲浇灭郁积的火苗

有人说你“徒劳恨费声”
可谁能听懂你的音符
把夏天钉进骨头
用琴弦锯出烫人的风
翻卷心中的碎片

曾数过你褪下的壳
挂在树干
空空如一声叹息
如今你替潜在的沉默
发出不折的呐喊

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失鸣
像潮水退去后
不留一点细小沙粒
而我郁积的火苗
还燃烧着你的余音